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# 1

2002 年 7 月 12 日上午，我在青岛，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：孙犁先生昨晨去世了……我请朋友代我和出版社送一个花圈，代我向孙犁先生的儿子孙晓达转致哀悼，并为我正在组织会议，不能去天津参加追悼会而表示歉意。

夜里，日间诸务俱息，坐在楼台上，头顶繁星满天，耳畔涛声不断。我想起了孙犁，以及孙犁的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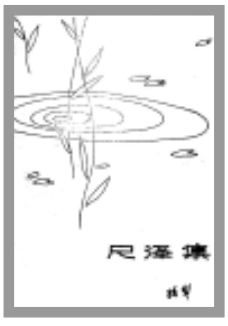
迷恋孙犁的文章，始于 1983 年读了他的《尺泽集》之后。那时我在中学教语文，课余常给学生念书，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珍贵的尘土》、杰克·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和《墨西哥人》、鲁迅的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



五十年代孙犁在荷塘前。

回眸孙犁二十年，实际不止二十年，五十年或者更长。把他五十年、六十年的作品都展示出来，孙犁可以面不改色，不用脸红，每篇文章都可和读者见面。现在有多少作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作品摊出来和读者见面呢？很少，包括所谓的大家。

肖复兴




初版《尺泽集》封面 1982年

和《鸭的喜剧》、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、萧平的《海滨的孩子》和《圣水宫》……《尺泽集》中我读的是《报纸的故事》。我觉得这些文章特别适合中学生咀嚼，营养丰富，味道又好。

《尺泽集》中，我特别喜欢的，还有《芸斋小说》和《小说杂谈》。《芸斋小说》类似《聊斋志异》，短小之外，篇末“芸斋主人曰”题外点评，与《聊斋》“异史氏曰”同，有史笔之趣。小说内容为“文革”中遭遇之人和事；《小说杂谈》则有别于大学期间所学之文艺理论，令我耳目一新。

以后就收集孙犁的书。十多年间，除了一些旧作再版本外，孙犁在“文革”后亲自编定的十本新作，我收得九本，惟缺《老荒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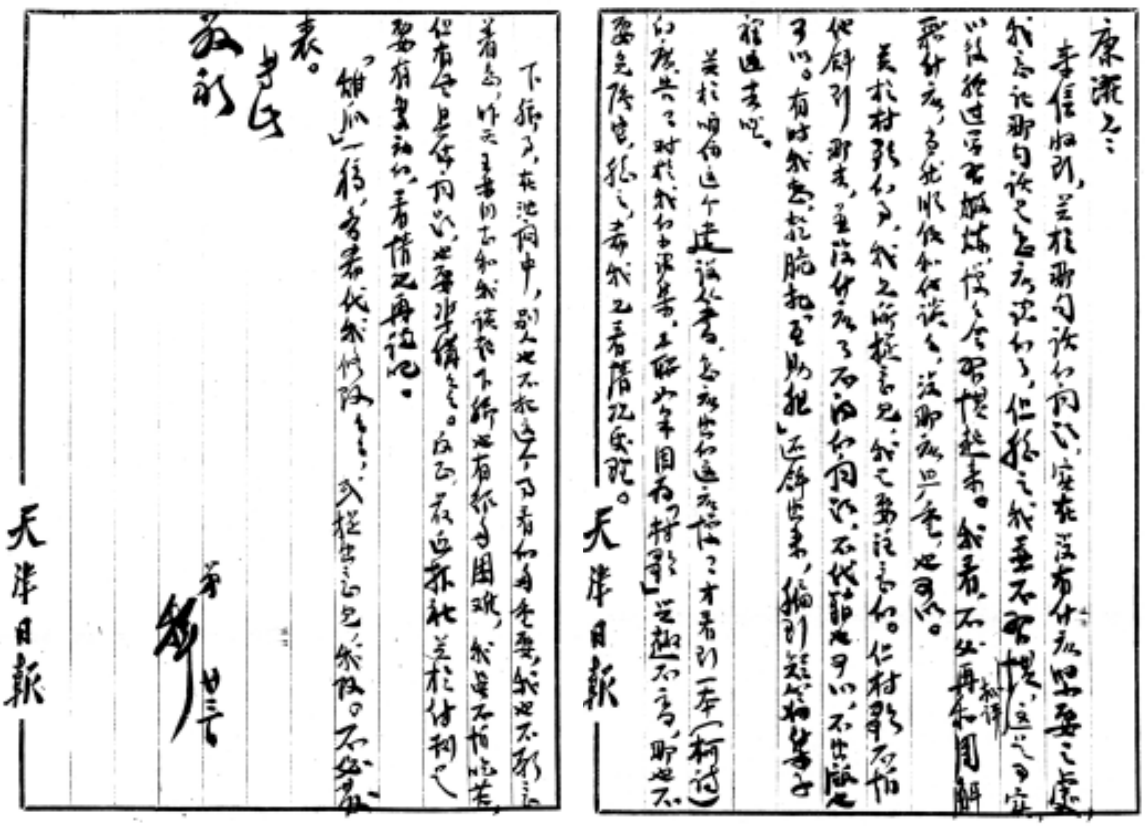



初版《芸斋书简》封面　1998 年

1997 年，通过朋友结识了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刘宗武，我们一见如故。于是有了为孙犁出书的动议。先是出版了《书衣文录》，不久又出了《芸斋书简》——这是孙犁早就想出版的一本书。孙犁是一个不喜欢见人和说话的人，但他喜欢写信。他的信写得认真，有内容，有文采，常常借题发挥，其实是很好的创作。

出版了这两种书后，与刘宗武和孙晓达谈到重新出版孙犁“文革”后所写十本书的想法。这十本书出版时间跨度很大，前后近二十年，大多印数很少，早已脱销，原出版者和版本也不统一。若能重印，一齐推出，统一开本，再加一些插图，会是一件极有意义之事。这一建

孙犁致康濯信（1950 年 6 月 23 日）。



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：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，生活素材，要写两部被炒红、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，可是他没写。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，鲁艺教员的资格，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，可他没进官场。不当红星，不入仕途也罢了，晚年以其文学成就，革命资历，社会人望，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，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，他却婉拒谢绝，退避三舍，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。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薄名利，淡泊人生的文章。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、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。细看这幅像才发现，一个不吹不擂，不争不喊，静心为文，默默奉献的人，要比另一类人勇敢，坚强，有毅力，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。

邓友梅



孙犁在阅读。1994 年。

议得到他们二位赞同。此后又二年，刘宗武做了大量校读和收集整理图片的工作，纠正了旧版中一些错讹。经多方征求意见，套书定名为“耕堂劫后十种”。耕堂者，孙犁晚年自命斋名也。我把自己 1983 年起购得的九本书，加上刘宗武送我的《老荒集》，作为底本，送到印刷厂照排。没想到，清样送来时，见工人为了打字方便快捷，把我珍藏多年的书全部拆开，而且在上面用圆珠笔画了许多标记。真是惨不忍睹啊！为此，我心疼了许久。在这些被肢解的书的扉页上，均记有我当年购得时的喜悦之情，记录着我精神生活的历程……




孙犁《文学入门》封面。1947 年冀中新华书店出版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患难余生，痛定思痛。我居然发哲人之幽思，想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在历史上，这些作者的遭遇，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？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？假如有些聪明，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，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？我掩卷思考。思考了很长时间，得出这样一个答案：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所决定的，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，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。说得冠冕一点，他们是为正义斗争，是为人生斗争。文学是最忌讳说谎话的。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。文学是要有理想的，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。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，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，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。

孙 犁

“耕堂劫后十种”总计约一百三十万字，我一字一字，编了两遍。校对时，我选了一段完整的时间，不去办公室，就在家里，天天校到深夜，不觉其苦，反而觉着是一种享受。这是真正的美文，其中有些称得上是不朽之作。透过这些文字，我分明看到了一位坚守文化传统的老人，他情感丰富而又刚正执拗，不掩饰自我，也不为别人掩饰，常常显得出格，非常个性化。这样的作家，这样的作品，是很不“时髦”的，是孤傲而寂寞的。听说孙犁曾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，批评他发表一些信件，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。孙犁接此信后，心情十分沉重，写信给一位朋友说：“我也没有给他回信，怕再浪费他的时间。”

1943年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文艺界参议员。左起：田间、沃渣、沙可夫、沙飞、周巍峙。





孙犁与郭小川（中）在天津日报社院内。1952年。

“耕堂劫后十种”出齐后，1999年9月16日，我专程赴天津给孙犁先生送样书。自1998年10月16日，他因病重住进天津医大附属总医院，已整整十一个月了。书送去时，他躺在床上，没睁眼，护理人员叫他，他也没答话。我把书放在床边的橱子上，默默地看着他。他瘦极了，放在被子外面的两只手，因为瘦，显得修长。

我很想知道他对这套书的看法。也知道，这只能是一种奢望。他早已封笔，如今更是不读、不看、不言，似乎对一切都失去兴趣。记得1998年6月27日，我第一次去拜见他，带去刚出版的、他多次提到“不知何时方能面世”的《芸斋书简》，他躺在床上，也只是问了一句：“是我的书吗？”连看也没看就让放在一边。

自　嘲

一

平生事迹如荒坡
敢望崇山与长河
虽有小虫与丛莽
漫步重游亦坎坷

二

小技雕虫似笛鸣
惭愧大锣大鼓声
影响沉没噪音里
滴澈人生缝罅中

孙　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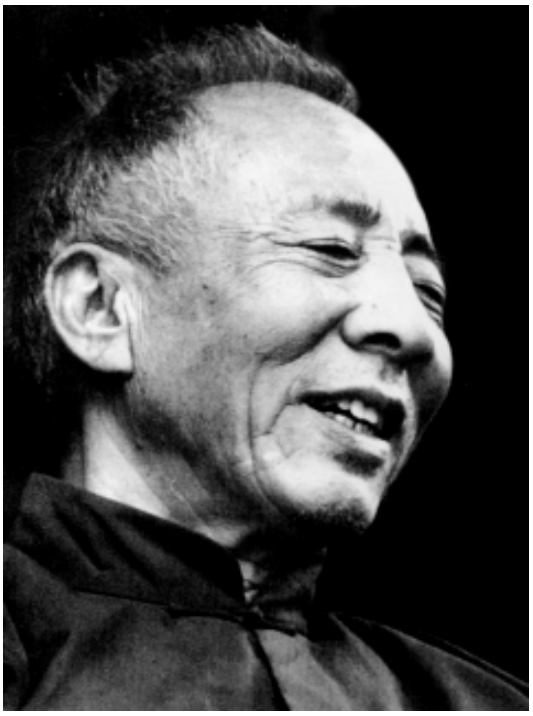
晚年孙犁。

两次见到孙犁，加起来不足十分钟。

后来，一位前往天津为孙犁送行的作家，向我讲述了7月15日出殡的情况。那天凌晨，白洋淀的乡亲们到湖里采摘了新鲜的荷花、荷叶，送到殡仪馆灵堂，放在孙犁身边。田间的遗孀葛文和康濯的遗孀王勉思二位老人，专程到天津参加了悼念活动。灵堂外，烈日下有数千人在默悼，送怀这位文化老人。言谈间，这位作家还对某些要人借故不来为孙犁送行而愤愤不平。我理解这位作家的感情，但我想，孙犁一生都不喜热闹，更不看重仪式，某些人不来参加悼念，他是会不以为意的。

孙犁辞世之晨，天津本来连日曝暑亢旱，并无雨象，却忽然阵雨掩至。天若有情。有媒体更喻为几百里外白洋淀闻噩耗而泣下。讣文订15日出殡，那天凌晨，白洋淀的乡亲父老，倒真是如当年雁翎队驾船行动了，但这次是到荷花淀上，摘取最清新的荷花，最无瑕的荷叶，为冀中人民的儿子孙犁送行。

滕　云



孙犁的笑。

## 2

孙犁的母亲先后生了七个孩子，只养活了孙犁一个。那年，村中闹瘟疫，一个月里，她死了三个孩子。公公对她说：“心里想不开，人就会疯了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！”后来，她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纸牌的习惯，并且常对家里人说：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，你们不要管我。”

孙犁生下来，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，再粉碎煮成糊喂他。孙犁小时候多病，每逢病了，夜间，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，祷告过往的神灵保佑他消灾免难。还对人说：“我这个孩子，是不会孝顺的，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，从庙里求来的。”

以上，是孙犁在《母亲的记忆》一文中



孙犁故乡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村边小路。（刘宗武摄）

余幼年，从文学见人生，青年从人生见文学。今老矣，文学人生，两相茫然，无动于衷，甚可哀也。

孙 犁

所写到的。从这段文字，可以得到两条信息：一、孙犁小时候必然备受父母宠爱；二、孙犁自小身体弱。这两条为他的人生埋下了伏笔。

孙犁出生后，家境稍为宽裕。1919 年，他六岁时入本村小学读书；1924 年，读完初级小学，按家庭情况，应务农，或外出学习经商。但父亲听信安国县邮政局长之言，发愿让他升学，习英语，以便考入邮政，说这是铁饭碗。于是他随父亲去了安国县城，考入高级小学。家乡距安国六十华里，他同父亲是骑一头驴去的。路过河流和村庄，父亲就下去牵着牲口走，让孙犁仍坐在上面。

父亲在安国县一家店铺做掌柜的。店铺对面是县教育局大院，父亲与几位教育督学相识。一次，一位督学告诉父亲，孙犁考试的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作文中，写“父亲在安国为商”，“为商”两字应改作“经商”。这件事后来孙犁一直记着。

高级小学里有一间阅览室，里面放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杂志，以及文学研究会的新小说，如《东方杂志》、叶绍钧的《隔膜》等。孙犁很喜欢读这些杂志和书，它们令他“眼界大开”。

1926年，孙犁十三岁时高小毕业，考入保定育德中学。保定离家乡一百八十华里。育德中学是北方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，收费甚高，一般的富农家庭都供给不起，必须兼有其他收入才成。孙犁在这里读了七年书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由此可见父亲对他的期望和决心。

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、《药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社戏》、《祝福》、《风波》以及《野草》、《朝花夕拾》那些散文集子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我非常注意他的抒情的方法，叙述和白描的手法，特别是他作品中的那种内在的精神，对人生态度的严肃，和对他的人物的命运的关注。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，在人物身上倾注了那么多那么深的感情。

孙 犁




孙犁上小学时最早读到的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新文学作品集《隔膜》。




保定育德中学，摄于一九九〇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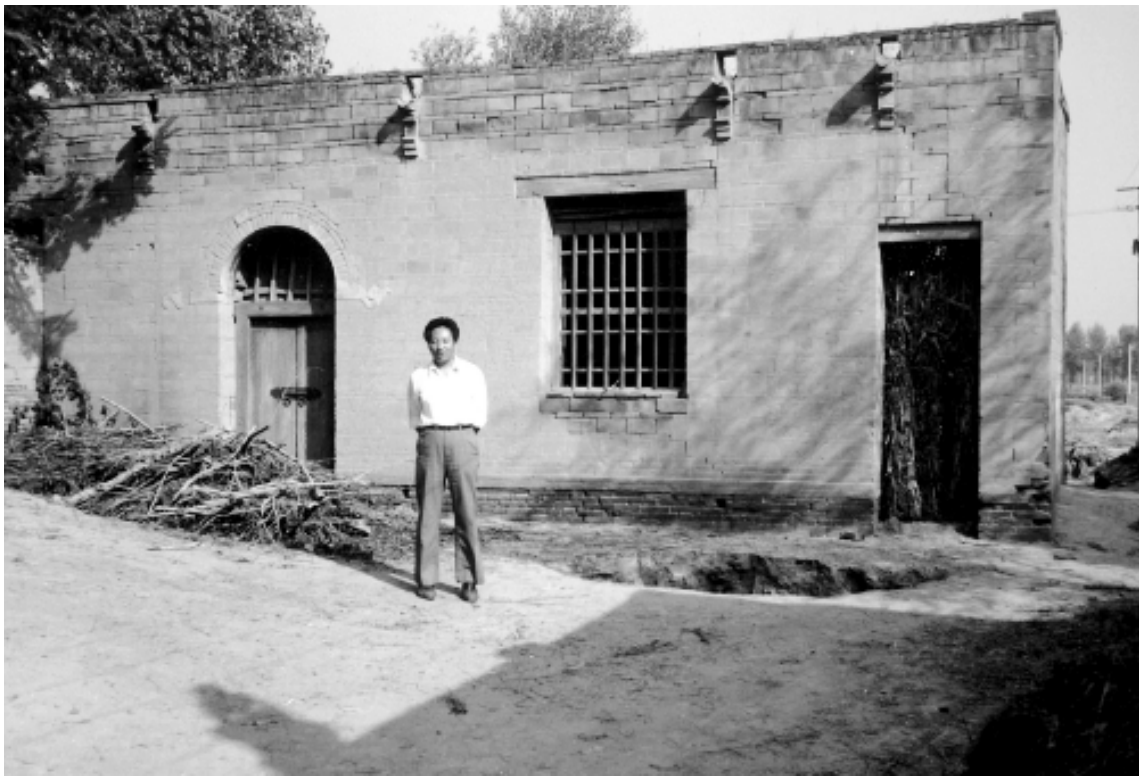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别人的回忆，就麻烦一些。初稿内容还多些，修改几次，就所剩无几了。这是因为或碍于时间，或妨于人事；既要考虑过去，也要顾虑将来。对死者倒还简单，对生者就要周到。在写过几篇以后，我才深深领会，鲁迅在三十年代所感慨的：古人悼念朋友的文章，为什么都是那么短，而结尾又都那么紧迫！同时也才明白，为什么那些名家所作的碑文墓志都那么空浮飘虚。

孙犁



鲁迅作品的初版封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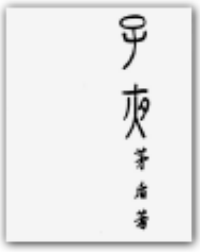
在育德中学，阅读的条件好了，孙犁在课外读了大量东西。他读报纸，主要读副刊。《大公报》副刊有《文艺》，《申报》有《自由谈》。前者由沈从文主编，多登小说类文艺创作；后者由黎烈文主编，多登杂文时评，当时以鲁迅的文章为多。他读杂志，如《小说月报》、《现代》、《北斗》、《读书杂志》、《中学生》、《申报月刊》等，以文艺作品为主，但也喜欢读其他方面的文章。他也读了许多书，如《政治学批判》、《生物学精义》、《浮生六记》、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欧洲文学史》、《文学概论》、《词诠》以及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冰心、废名的作品。还读翻译小说，后来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小说。



孙犁故乡的旧居。站立者为孙犁的儿子孙晓达。

在读的同时，他开始写。先是有些作文，也有小说，甚至有一篇是剧本，发表在《育德月刊》上。但在公开刊物上正式发表作品，还是高中毕业的那一年。那是一篇论文：《〈子夜〉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》，发表在《中学生》月刊。他得了两元钱的书券，用这钱向开明书店买了一本《子夜》初版本，是花布面道林纸精装本。

高中毕业后，父亲托人代他谋得北平市政府工务局一雇员职，孙犁就职后，不能适应，屡请假，后被免职。他虽有靠写作维持生活的雄心壮志，无奈一年中多次投稿，仅在《大公报》副刊上发表了一首诗《我决定了》和一篇文章《北平的地台戏》。靠投稿无法维持生计，只得再找工作，曾到象鼻子中坑小学当过事务员，月薪十八元。工资既低，工作又无趣，加上




《子夜》初版封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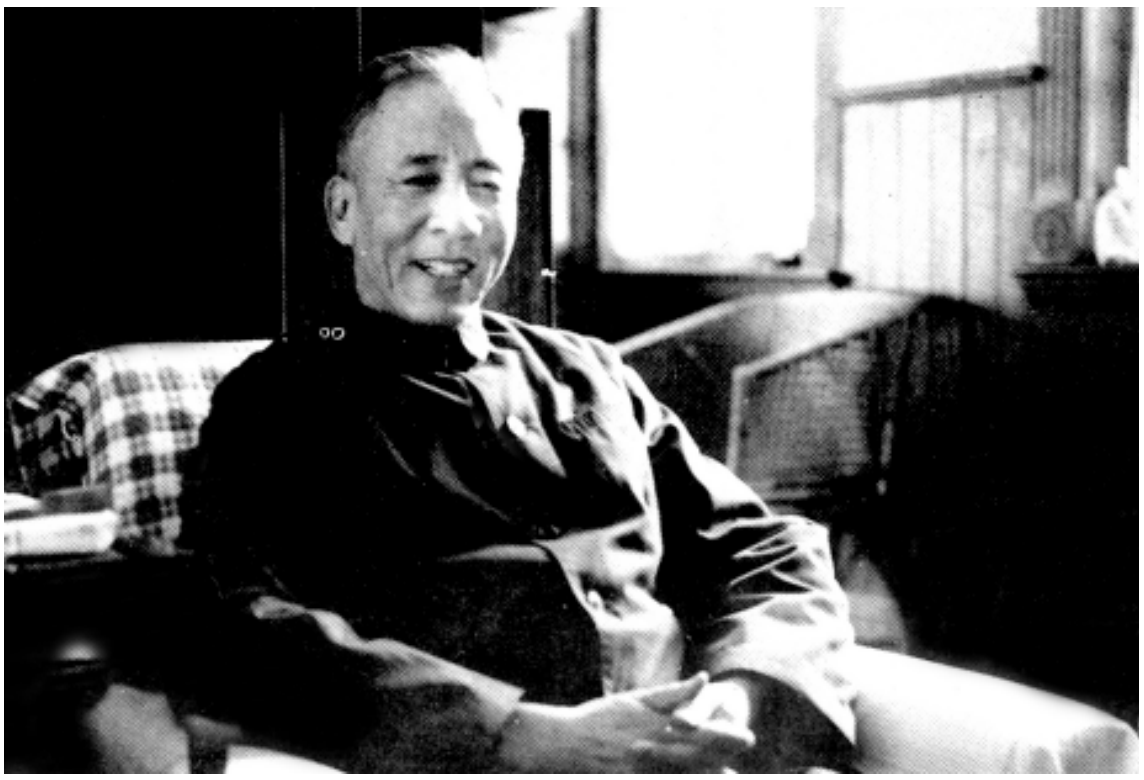
周围的环境人物庸俗猥琐，与他的志向格格不入。晚饭后，他常一人到住房后面的操场，坐在双杠上，望着灰色的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，感到绝望。后来索性辞了职，回到了家乡。

家乡照样无趣。父亲供他上学到高中毕业，当时是很高的学历，并不是让他回家务农的。于是，他每天手不释卷，练习作文。但投了稿，却看不到投去稿的报纸，是让人苦恼的。加上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，就想订一份报纸看看。这在当时，近乎于一种幻想。何况他想要订的，不是一种小报，而是一份大报，有名的《大公报》。别说村里，恐怕整个镇上，也没人订过这份报纸。

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，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。你看小说，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，多么苦恼，他手下那两个干部，人事关系多么紧张。北京团城，有座玉佛，很美丽，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。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，虽然那地方，还算幽静。我没有看破红尘，我还要写东西。

孙 犁

微笑的孙犁。





写作《报纸的故事》时期的孙犁。

我好喝棒子面粥，几乎长年不断，晚上多煮一些，第二天早晨，还可以吃一顿。秋后，如果再加些菜叶、红薯、胡萝卜什么的，就更好吃了。冬天坐在暖炕上，两手捧碗，缩脖而啜之，确实像郑板桥说的，是人生一大享受。

孙 犁

他先把这个念头和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。妻子说：“你去订吧。”“我没有钱。”“要多少钱？”“订一月，要三块钱。”“啊！”“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？”“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，我哪里来的钱？”——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。尤其是最后那句话，刺伤了他的自尊心。其实，他知道妻子是有些钱的，最少有十五块钱，是结婚之日的“拜钱”。

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。父亲是见过世面的，沉吟了一下说：“订一份《小实报》不行吗？”孙犁对于书籍、报章，欣赏的起点很高，是取法乎上的。《小实报》是北平出版的一份低级市民小报，属于他不屑一顾之类。他没说话，退了出去。

爱子心切的父亲，晚上又说：“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，集晌多粜一斗麦子就是了。长了可订不起。”

他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，要走三里路去取的，但过了不久，居然有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他送报了。那人骑着车子，从县城来到小村，骑过弯弯曲曲的，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，来到孙家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，把报纸交到他手上，上下打量他几眼，就转身骑上车走了。于是，孙犁坐在柴草上，读社论、读通讯，地方版、国际版、副刊，甚至连广告，都一字不漏地读完，然后，将报纸珍重地叠好，放到屋里去。

有一天，妻子问他：“有了吗？”“有了什么？”“你写的那个。”“还没有。”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，他投的稿也未见登出来。这年夏天雨水大，裱糊过的屋顶棚、壁纸都脱落了，需要重新糊一下。妻子和他商量，用那些《大公报》来裱糊，说：“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，老看还有什么意思？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买旧报纸的钱，你订报的钱，也算没白花。”妻子的话很有道理，他同意了。裱糊时，他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，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，糊在外面。“这样，在天气晴朗，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，上到炕上，或仰或卧，或立或坐，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。”

孙犁七十五岁生日在“芸斋”。

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